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七

門人趙御衆

容城孫奇逢輯

長孫

淵

全編

陸子

文安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父賀教家有法兄九齡子壽九韶子美皆賢子靜生而清明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總角時常汎掃林下宴坐者終日三四歲時侍父行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兩之始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十餘歲讀

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我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中因洞悟本心渙然曰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內事即已分內事已分內事即宇宙內事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乾道中赴進士舉呂成公祖謙時爲考官得其文大驚以爲讀之心明目豁江西小陸之文也時初至行都輒以明道講學

爲已任一時俊傑輻輳造焉至數夕不寐而神采愈
精第進士除國子正遷敕令所刪定官輪對前數日
默坐澄心務積誠以動上對先夕殿劄未具也門人
屢爲請不應已一時而成繕寫就即入對帝與反覆
者久之先生亦竭底蘊自盡帝獎歎焉宋朝士久次
不遷例求去或以爲言先生曰吾非不能去也顧曩
奉面對時粗陳大義上應我如響更思一望清光少
自竭致臣子之義耳距當對五日有忌者忽除將作
監丞丐祠歸學者輻輳躬曲老長亦俯首受學貴賤

老幼克濫塗巷以雲臺山泉石之美結茆其勝處以
棲名曰象山從學者恒數百十人先生悼世俗之通
弊啓人心之固有俾自知自信興起者甚衆所居至
不能容其爲教去世所謂學規者而從容涵泳切磋
誘掖能令諸生善念自興容貌自莊雍雍于于後至
者相觀而化也又灼知學者心術隱微之病言中其
情徃徃汗下有懷于中而不能自達者爲條析其故
悉知其心之所欲言嘗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
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

者頃刻而不知即可以不正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光宗時除知荆門軍州於南渡後爲次邊先生初不欲以家自隨會邊有警慨然挈家往延見僚屬如朋友委心遇之伴人各自竭其論說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論以義理故境內官屬之貪廉民俗之習尚皆得之于無事輕罪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旣剖即手元訟牒歸之令自緩以厚俗惟怙終不可誨化者始詳具獄防異時爲

繼覆有訴遭竊脫無主名自出二姓名捕訊之立伏
盡得所盜賍宥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
莫能知也翼日有訴遭掠奪者捕之即其人吏大驚
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郡以爲非急務多弛廢不省
先生中嚴之盜賊屏息荆門素無城壁以爲自古爭
戰之場于江漢爲走集今爲次邊城何可得已乃集
義勇給廬在築于城躬自勸督役者樂赴凡二旬訖
工初計費緡錢二十萬比成僅費五千緡先生平日
獎激人才多所感化荐舉僚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

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此古今治亂所分也居久之治化異洽兩造有不持狀獨自請求決者答筆不施民相保愛幾至于無訟吏卒各自勉以義耻犯法也歲旱每禱輒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一日謂女兒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施以沒女兒盡然又謂家人曰吾將歿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雪降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命具浴浴罷易新衣幅巾端坐而逝年五十四吏

民哭哀甚歸葬攀號塞道門人奔哭會葬者千數百
人先生學有契于孟子而內獨得于心其自言曰吾
于踐履未能純一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與學者
言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
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故其教人惟自得其本
心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其于人倫
物理事勢中切已自反改過遷善不已也其言曰志
于道者當造次必于是葺煇沛必于是動容周旋應事
接物讀書考古莫不畢于是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

帝歸女無貳女心敢少肆乎時朱陸二先生與呂成
公張宣公並起交振而朱陸之交訾頗深始朱於學
既有所承傳而陸兄弟崛起學無所從受又南渡後
風氣裂而士習果勁二先生稟皆剛明所從入異路
而氣頗相忤陸自夬角時聞伊川語輒有若傷我者
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而紫陽以
爲明道語渾淪超邁學之無可依據不如伊川語的
確精密耐學者咀嚼也陸以爲山萌蘖之生至于枝
葉扶疎山原泉混混至于放乎四海爲物不貳故學

莫要於求心或勸之著書輒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故其學簡易直捷而溫存完養終未若王文中程伯
子之深醇篤至也其徒輕俊者悟心自足輒詆訾聖
賢捐棄經典猖狂恣睢以自快爲文公所深詆紫陽
闢大弘博而學守繩墨以爲累高自下行遠自邇使
學者必循循于窮理讀書先知所止而後力行以求
至言涉高遠輒斥以躁等于階級若已峻然故其徒
陋者日研于訓詁章句而持守多不得力陸以爲是
意見議論增疣益贅者爲之也其後陸旣先逝朱之

門人頗振暴其短爭門戶者至詆陸爲異端痛擠排
之而忽其所長則益過矣當時陸與朱論太極圖辨
論不合或以諫陸陸曰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
陸子靜有學者貽書晦翁詆子靜朱云南渡以來八
字着脚埋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某
實敬其爲人未可以輕議也又貽先生書云邇來日
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尚
復有異同否耳然要之二先生學各有造其徒亦各
徃徃自立入能匡君出乃善治學則立已教以造人

要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子二持之循之能世其學
宦通直郎先生謚文安明正德間王文成督江右褒
崇陸氏子孫嘉靖九年從祀

九齡明悟端重十歲喪母毀與諸弟日切磋于道閭
悶侃侃伯仲自爲師友而九齡深觀默養優游而曲
暢之也其與人和不違物而非義不能干直不徇人
而與處者久益有味四方踵門請益者群疑輒轉從
容啓告莫不渙然失所疑而反蓋動悟孚格者有本
而用力專久人之疾病皆嘗折肱所語人者浮沉滑

濬各中其病而然也其打格不入者寬需之令自化
嘗言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適以固其意
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第進士授典國軍教授與國
瀕大江民寒儉鮮就學九齡端矩夔肅衣冠如臨大
質勸綏羽翼士颯颯有興丁繼母憂歸不復調比得
疾晨興與客語拳拳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夕整襟
正臥而卒學者稱梭山先生

九韶平居混混無留察至事理盤錯情僞隱伏析之
如蒼素形迹可疑不輕信流言濫濫不輕揚處好惡

之際逆遜其苦不能滿也

語錄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眼前道理與上下古今本一個道理

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

皐讓箕範

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皐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

仔細玩味便見

佯狂不灰者正爲欲傳其道旣爲武王陳洪範則

居于朝鮮不食周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知本末字便是之字

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

的把柄有本領者當

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

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
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甍水
矣學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夫子分付
顏子事業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

雖云不傳
而關說通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

書四銘那
一件不是

爰之曰天喪予蓋夫于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

夫子之道
第無如顏

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子

子能領略

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

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天之一字是學陶說起

儒學本天所以云出
虞之際道在學陶

天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
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今人略有些氣穢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
則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失了頭緒

沈麟夫子

之道至孟

子而一光

已立機

以勝人

學問同民

之由來矣

知得道不
可須臾離

身不肯懈
是以勿
妄助

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也未知其保養灌溉

不知有心遂至戕賊放失知求放心應須保養灌溉故學問之道求放心而已矣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

田地淨潔
學者須

水

廣德山學

變童子問

異之則未

見于子靜

之言有信

不及處

靜退便兼

太緊好事

之病

爾賢心事

俱自了決

多了許多

地不淨潔則奮發柏立不得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皐陶
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
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
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多事未必有
切己之志須自省察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語以尊德性誨人
故遊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于道問學處欠了某

實百種立
覆是聖先
聖乎其大

心所到狀
隨孔義也

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遊某之門者
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
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也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
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
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
曰誠然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

非真非偽
實是實端

說他身上
理會凡便是
要正格

異端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個爲
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
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
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
異端

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
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終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
丈量徑而寡矣此可謂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

研究得列
有扶持之
方不獨知
人兼安民
在內

大綱在除
磨心磨先
立乎大而
必若神命
焉不期勝
而勝矣

論之君子小人未嘗不分別若銖稱寸量較其一
二節則小人或得欺爲君子君子或似隣于小人
邪正賢否倒置者多矣吾于人情研究得到或曰
察見淵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
持之方耳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每有陳論吾應之亦無他語數
日後所論已罄力請吾誨荅曰吾亦未暇詳論然
此間大綱有一個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
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

鋤頭斧頭
相去幾何
而差毫釐之
差千里之
謬

唯仁人能
以惡而成

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摠以一言斷之
曰勝心

劉淳叟叅禪其友詰之曰淳叟何故舍吾儒之道而
外求乎淳叟曰譬之于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
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今只要就
他明此手其友云若如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
此手不願就他把鋤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
喻友亦可謂善對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于姑息殊不知苟不出於文致

天受

而當其情是乃寬仁也故吾嘗曰虞舜孔子之寬仁吾于四裔兩觀之間見之

聖人自

須知人情之無常方料理得人

或勸先生之荆門爲委曲行道之計荅云仲虺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禮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于古人者正在乎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禮義

此已說盡

何句是要
審察在學
者自得之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一章仲誠處
一日問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
花先生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
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外求只在仲誠身
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學者
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
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
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
學個什麼審問個什麼慎思個什麼明辨個什麼

王居安作 卷之一 三

篤行個什麼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過人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是全是

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自今各

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能惑人自

吾儒收績故能入耳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

之初不知自家已被他點檢在下面如何得他服

有兩件事
便難矣
屈指不數
讀者不多
人從彼處
出而能預
豫者便是
張子

難得改過
是聖人事

自修之要

曾海學迄

從心求是

要安信懷

牽聞入原

領畧不起

賈知寄道

全在意見

義利之辨

便是孔孟

志願

善自本狀

孟子所以

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

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知識然後有志願

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

却難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

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

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惡却是反

道仁善

典憲是此
王之法親

天子憲章
文武自見

十年方繼

一步此是

天子自己

剛是語類

循之說畢

算是鏡中

觀花

理學詩傳

卷之七

了方有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其所撰
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或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
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爲富貴貧
賤患難動心不爲異端邪說搖奪是下工夫至三
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
向之差別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裡多
少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

非深造自
得不能

天來大事

先立乎大
是也小者

如何得引
得心動

重處

與他言語
更小似他

夫十年方泮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大綱捉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遊于江海之中沛

然無礙

人不辨個小大輕重無鑒識些小事便引得動心至
於天來大事却放下着

要當軒昂奮發莫凭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志于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模人言語的與他一般
是小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

其異者
而大
不遠深不
香千萬自
其同者而
言之竟衆
與人同耳
故曰亦爲
之而已矣

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
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
其氣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
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以顏
子之進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
子則又不敢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
非特顏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
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
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固有與聖人同者雖川

有甚大早
是宜收拾
約神可也

私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于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于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大小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繇辨也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拾精神在內時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問伯敏云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且今
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
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
神都來却無向來疊疊之意防閑古人亦有之但
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
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
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膽中流出是自家有底
物事何嘗硬把捉伯敏云却嘗思量不把捉無下
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一件大

只硬把捉
所以精神
都成若果
能來放心
立志則意
盡之意便
從裡面出
來我便無
不自適之
樂此學問

事不肯做是說甚底平日與老兄說求放心立志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裡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外入之學會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問近日日川常行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畧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不懈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

用心太繁
只是正助

知有心而
存養之便
無成朕無
放失又安
有疑難支
離運回不
難者即

患不成心只是一個心其之心吾友之心而上而千
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
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
學者不可用心太繁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
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孰無心道不外索
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
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今日問學而又艱

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

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根學人言語

丈夫自有冲天志
不向如來行處行

王介甫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

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關介甫者但

云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

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常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

嫌于同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

介甫當日
即不變法
不言利亦
不能致君
乎堯舜蓋
其人原非
鼻壞之人
不曾陷得

寔處而施
自把捉豈
有不敷者

居半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
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所以卒至于無
奈他何處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蹈得寔處
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摸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
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勉其君以法堯舜
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
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
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

人皆可以
爲堯舜故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

謂得濟道
便是文王

說來原有
過道

兩個甚可
異一似足
而亂德一
務知而慎
事皆若有
之病與就
替之極不

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其所能識
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盡力焉
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古之所謂曲學誠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顛頭狼狽如
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倣古先聖賢言行依仁
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
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
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

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
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個擔板自沉溺于曲
學誠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救豈不甚可
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
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

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
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
其勇私意俗習如見覘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
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

私意習俗
真所謂穢
惡寇讐也
不決去之
知如何得
至大者如
斯得立

德性之權
時有矣哉

學放過去
無不知而
作之病

日用行
之中却有
定地下手
處舍此而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着眼看

破流俗方可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或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灶

書稿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齷齪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

高談一頁
幾是虛論

夫子呼參

高無以一

實曾子曰

唯此千古

難得之事

未可輕易

作而為也

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
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
到此能有愧懼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看挺之殊
未曾如此著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
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
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著實用功後來遇師
友却有日用中著實事可商量不至語此虛論也
真曹挺之

忘情是忘
感迫是助
有忘助則
本心極擾
動靜安得
合一若得
平穩急止
本心

心我之心
其故也以
斧斤之伐
乎非一故

得書知爲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怠惰急迫兩偏此人
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
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
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
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
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
事非有真實朋友不可 與潘文叔

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

遂日既下
帶亡其在
也勿令有
斧斤之伐
牛羊之牧
逐日就下
長養故曰
無別存金
剛亡

過而憚改
者不必言
過而速改
者又恐傷
于輕易伯
玉寡過未
能以孔
子數年學

五言古詩

卷之十一

三

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
吾分內事日克日明誰得而禦之此事不借資于
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
耳與舒元貞

夫子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謂舜跖之分
利與善之間讀書者多忽此謂易曉故躐等凌節
所談益高而無補于實行子淵知致辨于此可謂
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
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又善則速遷過則速改

焉可以無
大過顏子
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
行緣是真
能改過之
人其不輕
易

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
如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
數年五十以學易夫子稱顏子好學又稱其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所謂
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
傷輕易矣 復傅子淵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始病于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
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于是必謂不假推尋

兩個此非
道也兩個
道當如是
故也捉見
貧窶不足
爲累結纏
易實乃在
運成尚復
從容故云
貧孰與家
而云爲累

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願索隱鉤深致遠
者爲非道耶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變化者爲非道耶謂即
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耶是始未得夫道
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
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
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
草食瓢飲不改其樂朋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
如是故也叫歷山漁雷澤陶河濱典夫耕莘築岩

激烈與輕
易均非深
至自勝七
處不遍

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糧曾于七日不
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
子路結纓曾子易簣。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
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與傳聖謨

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
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
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于初。徒自生枝節耳。
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與色許道

主不見德
軍不感恩
此照輝之
世也名聲
勝負才知
功能自覺
靈可著處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
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
今人大頭既沒于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
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
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
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
天下澤及後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
擊壤而歌咩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歎
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

本心能明
則宇宙一
家也元無
隔碍不明
本心則一
家之中橫
分楚越而
况于踈遠
之八乎

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
求歸于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爲讐也 與包
顯道

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
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
一家也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裡人自相矛
盾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
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
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于四

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儻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川其私者之通病非

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

與羅春伯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個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着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議得一個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實見得個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

門人袁燮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孟子常言之矣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學者親承師訓向有歧望聖賢若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

王子文成曰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神夫神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

歸善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此
方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
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辯
說者而傾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
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于言而勿求
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于持勝心便舊
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讀
先生之言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
練批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何義兆問于黃石齋云朱陸初來只是一家自海
翁至盛湖後生許多齟齬說還是何處關繫某云伊
兩家辨論不自盛湖而始却是陸子美開端明刺
濂溪不是晦翁尊崇濂溪見子美詆濂溪無極太
極爲老氏之學遂生異同其後子壽子靜原本伯
見與晦翁格物致知之說爭源分流學者從之遂
分徑路其實陸氏淵源本自不錯子靜識見太陋
氣岸未融每于廣坐中說晦翁又是一意見又是
一議論又是一定本晦翁亦消受不過所以前固

與子美爭論無極只說各尊所問各行所知足矣
此極和平中間又露出淺狹邪誠字面三陸亦如
何消受所以讀書只宜涵泳如大海分丘何所不
有典實致雨納吐萬流豈必與衆舉百源角其深
秀哉子靜說聖賢淵源只在愛敬二字體貼分明
用之不盡知之爲致知格之爲格物此處豈有病
痛夫子說一部孝經無一處着學問無一處是天
貧子得始自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推到郊祀
上帝尊祖配天中間周公多少學問一部禮記貫
串不盡陸家淵源家庭之中有禮有法施于州郡
築險賑飢隨方立濟極不是禪家作用而晦翁詆
之爲禪宜子靜之不服也凡讀書看古人爭難處
只是借來發端開吾窟竊不得隨他訶罵罵壁如
晦翁之格致子靜之良知皆有取象亦皆不遠于
聖門之學非如今人一向走空遂落西竺雲霧頂
用藥方一一呼名看其各應也必如高明柔克沉
潛剛克兩克之功隨人變化用子靜以救晦翁用
晦翁以劑子靜使子靜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滯于

沉潛雖思孟復生何問之有步美之云此莫近于
調停不其云天下事惟邪正兩家調停不得既是
一家何必苦自同異幾兆又云先儒不同異吾輩
何處着眼某云見水火而知其苦見其苦而知鹽
析此處服食雖萬病回春亦可不看也
朱陸同異聚訟五百年迄今自其異者而觀之朱
之意教人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之意欲先發明
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
遂若偏于道問學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遂若偏
于尊德性究而言之博後約道問學正所以尊德
性也約後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學也總求其弗
畔而已南渡以來真實理會者獨我與子靜二人
而已青田亦無啻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二公畢
竟皆蒙傑之士異而同同而異此中正好參悟
嘗考學庸之書雜禮記中經千百年程子始表章
之孟子洙泗嫡傳子餘載例以子書獨韓子謂孟
子醇乎其醇經程子表章朱子復會萃折衷始與
論語學庸列爲四書元公大儒之宗朱子闢圖書

之蘊最後方得從祀至于靜挺乎不按可稱世間
一個好男子朱陸同異當時聚訟沒後故榻舉以
爲禪陽明力爲解紛清議始著迺黃石齋謂陽明
全是濂溪學問做出于靜事功或問云陽明誠天
荷地如何作子靜事功不齋曰子靜在荆門如許
心手豈是尋常穿衲喫飯者凡事業懃懃是上天
所命道德行誼是自家成止朱子謂子靜實見得
道理無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夫不怕天不怕地
有二義焉愚人無知醉生夢死故冥然不悟君子
肉者不疚浩然充塞視天地吾父母也夫何怕子
靜生平所言所行其直接孟子處却被文公一口
打迸出來直是傳神寫照之手愚謂小心翼翼祇
承上帝動靜語默出乎天而人不與子靜或有所
未逮也

理學宗傳卷之八

容城孫奇逢

門人張燦然

全編

仲孫

詮

薛子

文清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祖仲義通經史
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
真定元氏教諭尋改鄆陵母齊氏夢紫衣人謁見而
生先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欲
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乃舉育之自幼書史

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
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
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先生自是厭科舉
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動必質諸書一有不
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己亥從父司教鄆陵時例乏
科貢職教者充戍父慮之強先生應河南鄉試遂中
永樂庚子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學士楊文貞士
奇欲館之訓諸子先生固辭居父喪服闋願就教職
會宣廟思得良憲臣振勵風紀選擢雲南道御史出

監湖廣銀場一日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晤先生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嘆焉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尺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吏部尚書郭公璉薦先生提學山東先生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曰鹿洞學規開示學者每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呼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先生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

用先生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
爵公朝拜官私門耶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
一人獨立知爲先生也振連揖之自是銜先生矣會
有指揮某死振姬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
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先生爲辯冤駁還至
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劾先生受賄出人死
請廷鞫振曰是固應死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
哭先生神色自若曰辯冤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
輟先生將刑振有老僕大哭厨下振問之對曰聞今

曰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有兵部侍郎王偉
出救遂免先生家居六年造詣益遠江陝弟子來學
者百餘人洛陽關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
門告之曰以居敬窮理爲要正統乙巳以給事程信
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
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興安袁誠時
無抗禮者先生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
可屈耶午節饋扇先生因此朝廷禮不敢受又中官
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
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閒遠乞
召供館閣之職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得所薦不
允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年近七十復
乞致仕不允莫廟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不入俟上易
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
謀此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
尋命主考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

平生所學惟此事峻轉左侍郎曹石川事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爲先生請勅卽家塾敷教且有以資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爲教魯齋懸之星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耶亨嘆息而去若家八年四方學者從遊甚衆先生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與必授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

家忽遭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天
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
文清成化間國子監丞李紳弘治間兵科張九功俱
請從祀隆慶辛未允議從祀孔廟

讀書記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之性卽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如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以性觀之無朕兆之可窺而至理或具卽無極而太極也

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一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卽大德之興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

據本極之

簡而疏

其... 五

流

形上形下
了然無復
可疑

人之一身五臟其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
 而下之器也其五臟其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即
 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
 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即形而上之
 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
 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
 器即道於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
 也器亦道也

不律已何
以治人

不自欺

此理法明
人只是不
信

即無極而
太極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氣直是難養余克己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

勉哉二十年治

怒字尚未消磨得

盡以是知
克己最難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
之道誠欲厚其子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
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中孚傳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理蓋中虛者無物
也中實者有理也無物而有理即所謂冲漠無朕
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

警默念爲此七尺之軀也。却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尚不能修其身可謂曰賊之甚矣。

老莊於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私之心遂鄙薄而不爲是豈聖人入公至正之心乎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且久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已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爲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質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

朱子推
實內極亦
朱子推三
子也隨地
刑引各有
別在

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耶蓋三子各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灑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歟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止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傳學

文蔚前批
朱後批許
故人有言
許文清共
今之許平
仲乎

王言

康之通

之功又當兼攷三子之書耶及朱子又集小學之
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
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而以小學
四書爲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
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
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
又何較焉

死是仙處
真道

一本是太
一

非莊家也

不謂非聖
書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
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
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道不外是矣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木知易者莫若孟子

作詩作文寫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己惟
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
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不根道理之書與文皆無用之冗物如梁元帝之徒

雖好文著書動輒數千百卷皆不根道理何救於

亂亡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

危懼則得安平易慢則必傾覆易之教也

文精理易
有得致益
變易之

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

暢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憐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

一端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

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

仲尼之徒
不道禮文

一何道重

禮者所謂
知樂也

者而悉矯之入之氣質變矣

爲治舍王道卽伯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
不自貶以徇時者爲是故也

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
雖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豈有異哉

造化人事皆自妙綿之端以至於充盛而不可遏如
坤之初爻一陰始生於下必至於堅冰當曹魏之
時索頭鮮卑來貢質亦猶一陰之微也直至元魏

誠斷立焉
方者乃在
人身上

跨有中原之盛是以聖人修德爲治必謹乎微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性一理也在造化爲善
在人物爲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
立焉

西聖人之
易道只是

自太極生一奇一偶加倍至六十四卦便是易伏羲
一元無文字至文王繫彖周公繫象又文王周公之易
也孔子十翼孔子之易也皆發明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之理而已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

不體野轉
何貴知幾

予猶有疑
言以周子
爲則也

文清自况

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
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幹轉了
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見而知之者聞而知之者自堯舜至孟子其人可考
周程張朱子蓋亦神會心得聞而知之者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
體無爲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修誠可

爲後世法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德明於已

古之欲聞
明德於天
下者一何
原是知此

聖曰言而
不書言總
在人舉論

其成其地
不必求同

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己之明德各造
其極格物致知窮盡此明德之理也誠意者實其
明德於心之所發也正心修身者全此明德於身
心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明德明于家國天下也
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
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卽元亨利貞賦于
人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
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蓋天下

禮記天與
聖人

禮記聖說
無不成理
只是見得
明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其當守此義若聖人則
無不可爲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天理發見流行於四時行百物生不待言而可見妙
道精義著見於聖人之一動一靜又豈待言而後
顯哉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指主
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
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卽
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

不能入又曰中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實字指外物言中無主謂不主敬卽中無主而天理不存外物皆得以入故曰實實卽物來填塞于中

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默而默止在默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得其時乃止之義也苟當動不動非止也當靜不

止無定體
其當然不
易之理則
定也

雖言天理
實然之極

靜非止也與夫行止語默各失其當止之時皆非
止也蓋止無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
止之爲義得矣止在人無須更之可離當識其止
之所當止者止之止之爲義廣大無所不包大而
人倫綱常之道細而語默動靜之間止得其止則
爲天理止失其止則爲人欲矣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
之爲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更失其止卽
人欲之私矣

合千百人
千萬言總
是講此幾
個字而此
處得分統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分而言之自其出於天者謂
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
義禮智是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仁義禮智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
禮智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
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智之
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故張子曰心統性
情

朱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

儒釋之辨
既明關者
之功不見
其大儒釋
之辨未明
儲者之說
原自不小
孰以儒爲
名猶則歸
而歸之者
動則心歎

一字自孟子以後荀楊以來或以爲惡或以爲善
惡混議論紛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至于程
子性卽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
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
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而無復異
議者其功大矣自孟子之後漢唐以及五代之間
異端與吾道爭爲長雄至有讀聖人之書游聖人
之門以儒自名者猶匍匐而歸之况其餘乎獨唐
之韓子不顧侮笑力救其失而一齊衆楚猶莫之

能勝也。至宋道學諸君子出，直擣異端之巢穴而辨其毫釐，似是之非，繇是邪正之分昭然若睹。黑白雖未得悉絕，其道無使並行。然吾道既明如精金而不得混以鉛錫，明珠而不得淆以魚目，彼雖援引比附，亦無自而入也。是以庠序育才，科舉取士，講學命詞，粹然一出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正絕口於異端之教，是皆道學諸君子距邪闢正之功也。嗚呼盛哉！

疑定最有力。往時怒覺心動，近覺隨怒隨休，而心不

爲之動矣

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無所從游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

漢儒纖緯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辭章之支至宋儒出而道術定於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絕口於漢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有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

天理

理學宗傳

卷之八

十四

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程門至敬
所以崇德
弘文濟之
學大端本
此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習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知體要則
能約之以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
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
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
該萬殊也苟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
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
已矣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要者
無過西銘太史公謂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非寡要
也雖有約而人自不知也要者何一之外無餘言

也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無欲即一

性亦一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微亦一安
得如寡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

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孔孟本領
皆在知言
魏子表章
之功以此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

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知孟子者
韓子也若
非兩智夫
子表章於
便則猶然
一于齊耳
至宋于始
列爲四書
而于百年
之宗傳始
定程朱之
功大矣哉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
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
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
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
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
闡望重于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
于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
發揮其指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
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

柔有枯其
根而茂其
一經
繁者家國

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
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
益以講明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關無越於此矣
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
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源秦晉
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
導其源於前卽繼以殘暴淫侈之主也

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道書云
觀雲亦可以知生死之說倏然雲聚而有形者猶精

氣爲物也倏然雲散而無迹者猶遊魂爲變也精
氣爲物者自無而有遊魂爲變者自有而無

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遊魂
爲變鬼之情狀死之說也

此天地大
消息也
宜事悟

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攙接處故
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

慎獨二功

不敢取者

且雖其人

況其上者

不見利思

義只是不

奇

與於詩禮
於人倫也

能慎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
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
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捐
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
而然斯又爲次也

關雎之類言夫頰鹿鳴之類言君臣棠棣之類言兄
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
倫之道無不備也

莊子與作
亦有分處
是在善境
自自得之

春秋與易
其微言妙
旨原非曲
墨所能窺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真情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先儒謂莊子是大秀才觀此可見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忠厚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真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欲句句字字盡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讀春秋大義可見者尊君父討亂賊內中國外

貴王賤霸而已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
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
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也

活潑此
此心便與
天地同流

鳥而必戾於大魚而必躍於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
仁臣必敬兄必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
體百骸之有其焉昆虫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
風霆雨露之各以其時皆奮飛魚躍之意所謂活

期應無心
實何不易

潑潑地也

應事纔應卽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

五經四書小註不勝其繁讀者誠有文滅質博溺心
之患

非用人何
以平天下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

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古人倫便
是邪過何

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

廉潔之足
香

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到底有盡
不充處於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爲性人能盡其性是亦公共

夜何甚

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
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不怨尤須

是聖人常

人除怨尤

外別無事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
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悻勞
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更清是帶
修知已

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爲之興起
誠足以廉頑立懦

劉靜修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

其志者惟

解得先此
一人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爲道學之宗也

禮本
不任
自
是
大
和
元
紙

文
清
亦
可
謂
樂
也
之
功
臣

元公闇然不求人知到
人知時其先鄰自大

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
明道之氣象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爲一

無以自樂
通亦枉然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贊修朱子因
濂洛諸儒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
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三

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陳北溪曰理是在物當然之理義所以處此理

昭烈孔明抑于史筆之不公至朱子綱目然後大義明於萬世

昭烈固帝室之肖而孔明乃爲三國第一流人物能擇正而事故綱目得以正統大書之

元劉靜修不屑就其意徵矣

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

可想見風
雖千仞
能見道虛
實有新解

之非道也
不非見道

即終日言
理言命與

這何干

一個忠做

出千百個

忠來忠是

一忠是貫

在曾子以

爲一貫門

人仍見是

忠也

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
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
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
可以知道矣

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個忠做出千百個恕來
一個源流出千百道水來卽忠恕而一貫之旨明
矣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已推已者
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
謂學者盡已爲忠推已爲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

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已推已其施無窮則
知一貫之理不盡矣

漢末諸賢
未聞道

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爲一異乎

漢末諸賢

丁君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響尹曰
譬如未撞鐘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
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卽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
時陽已具動靜一理也

不獨毀人
者特是鬼

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

禮樂入焉
情亦不免
自傷於罪

至哉易乎

雖孝子慈
孫百世不
能改也

子產百世
師

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
者偽辭劉靜修詩曰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
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
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有物有則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天下後世有公是公非秦檜祖子孫三世領史職亦
不能揜其奸邪之迹

後漢嚴光有懷仁輔義天下說之言則其所蘊非尋
常高士之可及也

要領天分

今天地闔闔之前方其明白時天地間萬物亦如今
之所有若天地再闔再闢之後天地間萬物亦與
今無異誠以太極有一定之理雖萬闔萬闢而天
地萬物不易也

天也命也
性也總一
理而已

朱子曰命卽理也書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永言配
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思天命之謂性命皆以
理言也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由於此

最壞人心術其初一利故孔孟
嚴義利之辨

定
卷中論

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

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無禮不恭
只是玩
字

聖人所以爲聖人無一毫之不實處程子論邵子爲人只是無禮不恭恐與聖人之學異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陳希夷亦遊世離群者與

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爲有

邵康節

陳希夷

爲動爲始散則爲無爲靜爲終生死之說不過如此釋氏聚散亦人耳安能以已散者爲禍福耶舉前古爲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有總名曰
有件數故
化所以川
流也

朱子曰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愚竊謂天道是總名元亨利貞是天

道之件數

八仙是八
種人言無
久不可證

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皆假誤耳人將謂神仙真可

聖朝典禮
可證千古

學誤矣

本朝祀典極正以不雜於佛老

習為理道
之康治書
者豈亦草
不墳也

非知道惡
能知言非
知言惡作
知人

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再開天地仍是此理而天地之氣機則無一日相

易雖古于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

實始于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

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

見于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

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于書也

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惟心通乎道者能之心不通

乎道而論人之賢否得失鮮不差矣

知言最難惟心乎道乃能知古今天下言之是非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

泊處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而

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

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

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

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

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

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爲

不備不明
各有二說
皆是然二
之又不足

男得一性
午天下無
餘事矣

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

程子言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並不識性

更說甚道然則自孟子沒道失其傳只是性不明

門人白長輔曰太極之實不過乎中正仁義而已
欲知先生之道當觀之太極可也

門人王英曰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極之妙先生
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際

門人李景曰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
雲消霧釋剛毅絕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

先生書似文公體
甚道勁惜乎無存

楊廉替曰本朝理學實始於公求之於宋若濂溪
翁惟得其傳欲考無從復性之教最爲有功

文清之學端亮嚴峻俗士不敢入邪說不得亂居
然一代之宗

理學宗傳

卷之八

五

理學宗傳卷之八終